

玛丽·罗素 与 大侦探福尔摩斯

东方历险记

[美] 劳拉·金 (Laurie R. King) 著 沈可燕南 译



O Jerusalem



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东方历险记

[美] 劳拉·金 (Laurie R. King) 著 沈可燕南 译

O JERUSALEM

O JERUSALEM by Laurie R. King
Copyright © 1999 by Laurie R. King
Map by Jackie Ah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6) 第08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历险记 / (美) 劳拉·金著; 沈可燕南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书名原文: O JERUSALEM

ISBN 978-7-229-12575-2

I. ①东… II. ①劳… ②沈…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9626号

东方历险记

DONGFANGLIXIANJI

[美] 劳拉·金 著

沈可燕南 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伍 志 徐宪江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初 晨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vip.163.com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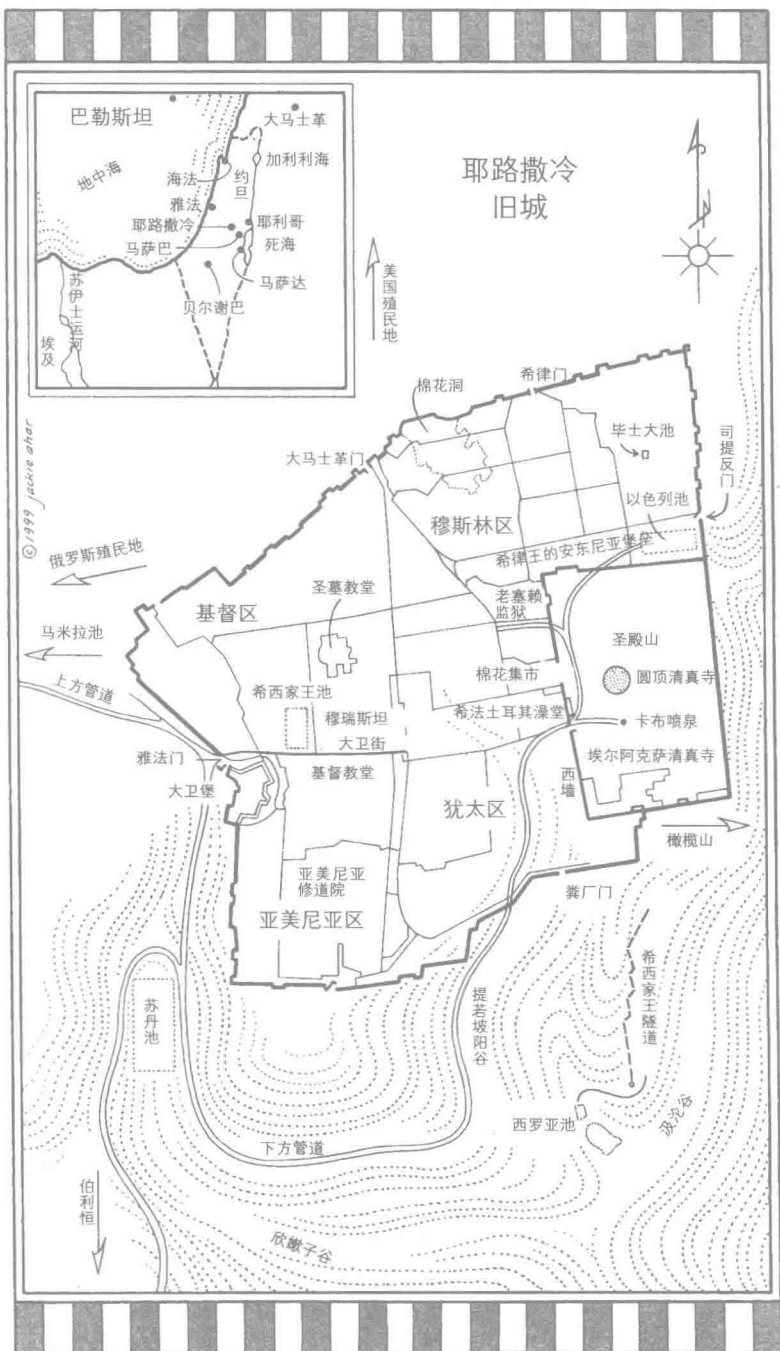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哦，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旧约·诗篇》，137章：5节



编辑前言

接下来的故事是玛丽·罗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几年前故事的手稿就已交付到我手中（连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大部分是手稿的注释），但是，它的出版打乱了时间顺序。这本书描述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也就是《养蜂人的门徒》一书中的事件进展期间。随着《沼泽》的出版，罗素与福尔摩斯的传奇故事现已讲到了1923年，然而，在这本《东方历险记》中，罗素仍旧是这位大侦探的学徒。

打乱正常顺序的原因有二。其一，当我第一次读稿子时，有一整段章节似乎凭空消失了，直到二十三页整齐打印的稿件送达我邮箱，才将中间的空白填补完整。寄来的手稿上贴着一枚邮戳显示为卢布尔雅那市¹的斯洛文尼亚邮票。（这是这些神秘手稿身上的另一件怪事。）其二，即使没有中间的空白，本书的故事也与另一个即将出版并于1923年到1924年冬天发生的故事衔接更为紧密。从主题上来讲，这种出版顺序比将《东方历险记》作为系列的第二部更显整齐划一。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1919年1月，罗素小姐进入的巴勒斯坦刚刚由英国政府接管。前一年的10月，英国军队夺取了德国和土耳其对该地区的控制权。此前一年，即1917年末，耶路撒冷圣城摆脱了土耳其四个世纪以来的控制。1919年1月1日，巴黎和会开幕，埃米尔·费萨尔、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哈伊姆·魏茨曼，以及其他一些

1 Ljubljana，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编者注

负责制定政策和规划边界的政府当局人员集聚于此，然而，在中东地区，悲剧性的误解和根本性的分歧丛生，骚乱一触即发。3月，埃及发生了叛乱；4月，五个犹太人和四个阿拉伯人在一系列冲突中丧生；9月，耶路撒冷发生了暴乱。

20世纪仅是中东故事中流血事件的最新一章，因为巴勒斯坦的历史是一连串战争的历史。喜克索斯人和古埃及人，腓力斯丁人和亚述人，接着又是古埃及和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人和罗马人。波斯人让位于阿拉伯穆斯林，十字军未能从萨拉丁手里保有它；甚至连拿破仑都试图攻占巴勒斯坦，最终因感染了蝇传眼疾而战败。

战争期间的几个世纪，在争夺这座连通三大洲的宝贵大陆桥的初期，四周筑有城墙的耶路撒冷小镇形成。小镇围绕着沙丘中的一眼甘泉，在三座山谷间的岩石地块上建成，人们在那里生活，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圣地。武器从青铜器发展为铁器，城墙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高，最终工程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保证了围城期间水源的供应，城镇从生命之泉的水源地移到山上。泉水中心的圣地留存至今。

定义了早期犹太教的圣殿，也是宗教崇拜的中心，建在山顶。几个世纪以来，圣殿被破坏又被修复，被毁灭又被重建。公元1世纪，一位来自拿撒勒的爱惹麻烦的拉比¹兼木匠沿着圣城的外墙游行，最终在横跨其中一座山谷的小山上被处死。四十年后，圣殿最终被夷为平地，巨石被推翻，城市变为废墟，幸存的人们四处分散。两个半世纪后，罗马帝国追随那位被它处死的拉比，改变了宗教信仰。在拜占庭的统治下，耶路撒冷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中的一个基督教城市。

然后伊斯兰教在南方崛起并蔓延至整个国家，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宣称圣殿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圣地，并在此建

1 rabbi，犹太人中的学者。——编者注

造了他们的礼拜堂，华丽而复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对几何图形和颜色的热情。十字军到来，又被赶了出去；马穆鲁克¹统治着这个国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从北方延伸至红海，直至其变得腐败和软弱。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用他的聪明才智征服了这垂死的帝国。1918年9月，他在哈米吉多顿²战场上取得胜利。英国宣布成为巴勒斯坦的宗主国，并开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决策进程——这些决策的影响和效果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不得不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接下来的故事的真实性。当然，许多人提到它确实存在，而且罗素小姐描述的大部分自然界中的地标——棉花洞和圣殿山、蓄水池、街道和公共浴池、沙漠中的修道院——至今仍然存在。即使是西墙，也和她当时描述的一样，一个长约五十码深约十码的潮湿石头庭院，里面簇拥着北非穆斯林贫民的高层住宅。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本书中这个以色列历史上迄今未知的章节确实发生过。

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并未发生过。

——劳拉·金

1 the Mamelukes, 1250 — 1517年间统治埃及的军事阶层，原为土耳其奴隶。——编者注

2 Armageddon,《圣经》所述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此处指在米吉多发生的一系列战役。——编者注

作者笔记

在知识海洋中孜孜以求对学者的教育大有裨益，进而使他晋升为同龄人的权威。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

1918年12月的最后一周，也就是在我19岁生日前不久，在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良师益友的陪伴下，我来到了英国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我们之前暂时流放的原因我已经在其他地方¹解释过了，但是由于那次冒险与我们这次在中东地区所做的事毫无关系，所以，我不需在此赘述。我们在圣地的短暂逗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令人可耻的撤退，借此远离那个充满灾难的战场——英国。我们简单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抚慰了一下受辱的自尊，制订了接下来的活动计划。

我们到的这个国家，自去年秋季英国人战胜土耳其人以来，就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的保护，他是一个神秘的人，偶尔听起来有些吓人，他在英国政府的权威下拥有无限的权力。鉴于我们必须暂时离开英国，迈克罗夫特让我们从五个案发地点中择其一，每个案发地都有相应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帮助。福尔摩斯突然出乎意料地承认了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日渐增强的成人地位，将这个选择权交付于我。我选择了巴勒斯坦。

1 见《养蜂人的门徒》。——原书注

关于阿拉伯语的注意事项：

阿拉伯语的语法形式比英语要多。例如，“he”和“she”连接的动词词尾不同，“you”可以是阳性、阴性或是复数。英语翻译经常会在译文中使用“thou”和“thy”这两个代词，以使译文更具阿拉伯风格，其实不然。我认为，这样的翻译给人带来的唯一感觉就是生硬且不准确，但是，直译往往不是最好的。因此，我将阿拉伯和希伯来的演讲译成最自然的对等形式的英语，如果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因没有读到像“Thou son of a dog!”和“By the beard of the Prophet!”这样的话语而感到失望的话，那请自便吧。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不赞同过度使用这类词汇。

同样，人名和地名的书写，我也采用英语的正确拼法，例如：我用“Jerusalem”而不是更为准确的“Yerushalayim”，用“Jericho”代替“Yeriho”等等。

——玛·罗·福

我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并静心冥想单词的发音。

——杰罗姆《圣保罗传》

摘自《沙漠教父》，海伦·沃德尔译

我们坐在一条黑色小船上，船舷上缘距海浪仅几英寸。和我的两位同伴一样，我也穿着黑衣，脸上抹着灯黑。厚厚的布包裹在桨架上，一整夜最响亮的声音就是海水轻拍木船的声响和史蒂文划桨时衣服发出的有节奏的沙沙声。

福尔摩斯首先僵住了，接着史蒂文手中的船桨也静止了，最后我也听到了：船右侧引擎发出了一阵悠远低沉的嗡嗡声。这不是我们的船发出的声音，但这声音正在迅速靠近我们，快得让我们来不及逃脱。史蒂文悄无声息地将船桨收了起来，然后我们把船桨叠放在小船底部。

引擎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直至充斥了整个夜晚，仿佛大船就在我们上方，但是这声音依旧在增大，以至于我开始质疑引擎这项发明是否明智。福尔摩斯和我把脸贴在甲板上，眼睛盯着史蒂文，他的头微微抬起，然后转向我们，我能清楚地看见他说话时牙齿上隐约闪烁的微光。

“他们向我们这边来了，如果不开探照灯，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如果他们准备攻击我们的话，我会立即通知你们。深呼吸，潜入水中，尽量远离船尾，一定要拼命地游。你们现在最好把鞋脱下来。”

福尔摩斯和我慌乱地扯着彼此的鞋带，接着又躺在船里待命。大船似乎近在咫尺，但是史蒂文依旧默不作声。我们僵住不动。大船制造出的噪音震得我牙痛，引擎发出的砰砰声变成了我的心跳，接下来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大船的船身如一面巨大的墙体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航行灯昏暗的灯光从我们头顶掠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们的小船突然下沉，紧接着又跃入空中，然后在海中打转，正好撞上大船一侧冲来的海浪。我们全身湿透，差一点翻船，之后另一个浪头又把我们拍了回来，接着我们的船又滑入波谷，然后又登上波峰。就这样，我们随着波浪起起伏伏。最后，我们全身湿透，头昏脑涨，像个懵懂的孩子，听着渐渐远去的引擎声，就像海面上的垃圾轻轻随波摇摆。

史蒂文坐了起来。“有人落水吗？”他轻声问道。

“我俩都在。”福尔摩斯肯定地说，声音有些颤抖。船头，史蒂文牙齿上的微光一闪而逝。

“欢迎来到巴勒斯坦。”他低声说道，随之狰狞一笑。

当我直起身子放松时，不禁发出呻吟。“我肩膀受伤了，该死，我丢了一只靴子。福尔摩斯，你还好吗？”距离上次炸弹在福尔摩斯身后爆炸似乎已过去两周，当时他正在照看蜂巢，尽管他皮肤的擦伤正在愈合，但是距痊愈还差得很远。

“我后背没事，罗素，你的靴子在这儿。”福尔摩斯用力将靴子推给我，我摸索着拿起它，然后屈身穿上，另一只没掉的靴子依然穿在我湿透的羊毛袜子外面。

“他们为什么不多开几盏航行灯？”我抱怨道。

“那是运兵船，”史蒂文解释道，“他们依然有些畏惧潜艇。有谣言说一些德军的统帅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或者根本就不想知道。悄悄往外舀水。”史蒂文命令道。他拿回船桨，转向我们，继续稳步划向岸边。

余下的航行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史蒂文可以去参加牛津的八人赛艇比赛，因为即使是在有积水的甲板上，他仍然能沉稳自信，轻松自如地划船。他时不时地扭过头，瞥一眼渐渐靠近的海岸，岸上站着两位先生，阿里·哈兹尔和马哈茂德·哈兹尔，他们为英国政府效力。除了他们的名字，我对这里一无所知。

我一边舀水一边抬头看了看，最终断定史蒂文正在往我们北面的一道双光束和南面一道略带琥珀色的单光束中间划。浪潮开始涌上船头，碎浪的声音越来越近，柔和的海浪激起白色的泡沫，我们突然从这泡沫之间掠过，船猛地一震，我们嘎吱一声被冲上沙滩。

史蒂文立即放好船桨，起身跨过船头踏入浅水区。接着，福尔摩斯抓起背包，轻轻跳到了粗沙上。我也紧随其后，在船头停顿片刻，透过布满海盐的眼镜片，眯眼看了看这漆黑的海岸。史蒂文伸过手来帮我，当我目光下移时，惊讶地发现有两个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福尔摩斯身后约三十英尺的地方。

“福尔摩斯，”我悄悄地说，“你身后有两个女人！”

史蒂文的手在我手上短暂犹豫了一下，然后再次拉紧。“罗素小姐，随时都有警卫巡逻。很安全。”

我小心翼翼地踏入他身旁的水中，然后往高处走，挪到福尔摩斯站的地方。

“史蒂文，愿你一切安好。”黑夜中传来一个声音——一个雄浑低沉的异国口音，但绝不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阿里。我希望你也安好。”

“感谢上帝。”那人又回应道。

“我为你带来了两位侦探。”

“他们本可以在更方便的时候上岸，史蒂文。”

“那我再把他们带走？”

“不，史蒂文。我们接受你送来的人。现在不能请你过来喝咖啡，马哈茂德对此感到很抱歉，因为现在让你过来喝咖啡不是明智之举。Maalesh.”他补充道，使用的是通用的阿拉伯语，这是一个对生活中遭遇的不公和灾祸表示不屑的词。

“感谢马哈茂德，我会接受下次邀请的。愿上帝与你同在，阿里。”

“真主安拉会保佑你的，史蒂文。”

史蒂文用屁股把船推挤出去，然后爬到了甲板上，并迅速拿起船桨。在他将船里的水清理干净之前，福尔摩斯带着我匆忙走上海滩，跟在这两个黑衣人身后。当我的脚离开碎石滩时，踢上了一块铺路石，差点被绊倒，接着我们来到一条街上，像是村庄或城镇郊区的街道。

我们气喘吁吁地走了二十分钟，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只是道路有些凹凸不平，偶尔会碰到狂吠的杂种狗。但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人突然转身，迅速将我们推到一个肮脏的角落。我们蜷缩在那里，穿着湿衣服瑟瑟发抖，这时我看到两双军靴从我们面前慢慢走过，这两个士兵还用手中的手电照向每个边角缝隙，甚至照在了我们身上。当光照到盖在我们身上的外套边角时，我僵住不动，巡逻的士兵看到的定是一堆垃圾和破布，因为照向我们的光转瞬即逝，留下我们这些不敢大声喘气的人，有几个人身上还散发着大蒜和山羊的味道。

脚步声消失在角落里，黑衣人迅速抓起我们，又将我们推到原来的路上。

这就是我的人民坚守了三千多年的土地，真是讽刺：一个肮脏、恶臭的村庄，其村民被英国远征军限制住在即将坍塌的房子里。这片乐土的街道上并非流淌着奶和蜜，而是充斥着污物，阿斯卡隆和阿什杜德的荣光确实早已褪去。

当我们第三次被推到角落时，身上盖着我们同伴那散发

着大蒜和臭汗味的长袍（由于近距离的接触，很快就能判断出他俩并不是女人，尽管其中一人身上有廉价的香水味），我想我应该快被这混合的恶臭味熏窒息了，香水味混合着令人作呕的鱼内脏腐烂的腥臭味以及我们跪着的地面上烂橘子散发的刺鼻恶臭。我们在那儿待了好久，直到这两人把手从我们肩膀上移开，让我们站起来。我跟跄了几步，差点吐出来。我大口呼吸着海边清新的空气，用力擦着鼻子，妄图抹掉那挥之不去的恶臭。福尔摩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背上，我强打着精神跟上了那两个人。

那晚我们大概走了六英里，但是如果直走的话，几乎不到三英里。其间，我们一会儿原地不动，一会儿原路返回，还有各种兜圈子。有一次，一个黑衣人走丢了，为了等他跟我们会合，我们又默默等待了约二十分钟，之后又是一大圈。随着他的再次出现，我们改变了方向，开始往内陆偏北的方向一直跑，最后，当我靠近一个黑衣人时，他或者是他的同伴，抓住我的肩膀，迫使我转身，用爪子一样的手按住我的头，将我推入一个矮小狭窄的门道，进入一个感觉像是小山洞的地方，里面又冷又湿，并且充斥着各种奇怪的味道（尽管跟上次的臭味不太一样，但也不怎么好闻）。

这里漆黑一片，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此时至少有两个人在我周围走动。他们关上门，好像是百叶窗在轻轻作响（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脚步声很轻）。然后我身后的男人用一种我不知道的语言说了一句简短的话，并在我面前划着一根火柴，火柴冒出的烟在空中勾勒出一块巨石的形状。明亮的火柴逐渐变暗，当他站起来抖灭火柴上那仍在缓缓燃烧的火焰时，像是一支蜡烛——又或者当那人转向我们时，我看到像是陶土碗中的小小燃油灯芯被点燃了。

我无暇关注这光源，但是我的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两个男

人，他们来到房间的一角，耸了耸肩，外衣滑落到粗糙的桌子上，然后转身面向我们。

我早已意识到了这两个人是阿拉伯人，因为他们的名字、穿着，还有伊斯兰教的问候方式，但当我在这狭小的空间中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时，我还是很庆幸和福尔摩斯在一起，否则我可能会夺路而逃，因为他们看上去实在令人吃惊。他们的胡须和松散的缠头巾几乎完全遮盖了他们黑色的眼睛和黝黑的面庞。这个年轻男人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假设一个人画了一幅东方花花公子的画像，卷曲的胡须，长长的珠头辫子环绕在脸周围，眼睛上抹着眼影，身上散发着花香，腰带的左边佩着雍容华贵的腰刀，右边是一支珍珠手柄的左轮手枪。手腕上戴着一块沉重的金表，虽然显示的时间是错误的，但是与他系头巾用的头巾绳上的金线交相呼应，他靴子上的深红色与他长款马甲正面那艳丽刺绣中点缀的红色相互映衬。另外那个年龄较大的男人穿着较为保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衣服的颜色较为素雅，刺绣更为精致。他穿着普通长度的阿拉伯长袍，但是他也有腰刀和手枪（一支长筒柯尔特式左轮手枪）。他的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从左眼的位置向下延伸到胡须处。这个年轻人少了两颗门牙，说话的时候，会出现轻微的口齿不清，发音显得十分古怪。

由于我的犹太人血统，我不想和这些阿拉伯人共处一室，更不想在接下来的六周里，在衣食住行上过多地依赖他们。

福尔摩斯似乎并不在意。他一边解开潮湿的羊毛夹克，一边研究周围的环境，接着僵硬地将背包和夹克一起脱掉，然后丢到那张靠着墙的粗糙长椅上。他转向这两个人。“我希望你们满意，”他低声缓慢地说，“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需要养精蓄锐，而不是和你们继续玩这些小游戏。”这两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但是他们凝视的目光似乎有所加重。

“你们谁是阿里·哈兹尔？”

年龄稍小、穿着鲜艳的男人将头略微歪向一侧。“你是马哈茂德·哈兹尔？”福尔摩斯向另一个人问道。这个矮壮结实且面带伤疤的年长男人轻轻地耷拉了一下眼皮以示认同。“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是玛丽·罗素。先生们，很荣幸为你们效劳。”

他的慷慨提议似乎并没给这两个阿拉伯人留下什么印象。这两兄弟无言地对视了一会，然后阿里转过身背对我们，走到小屋后面的角落里，蹲下来收集树枝和木棍，点燃一小堆火。我看到福尔摩斯张开嘴，但是欲言又止：迈克罗夫特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两人，我们就必须相信他们。他们辛辛苦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带到这里；如果这里不安全的话，他们是不会生火的。

我瞥了一眼马哈茂德，发现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正盯着福尔摩斯看，流露出有趣、赞许和猜忌的表情。当他感觉到我在看他时，突然变得面无表情，扬起的眉毛也降了下来，但在他转身走开时，我断定，不论他是否是阿拉伯刽子手，他定是一个体察入微的人。

“你怎么了？”他问福尔摩斯。虽然他说的英语口语浓重，但是很清楚。

这次轮到福尔摩斯面无表情了。“我没事。”

阿里大笑了一声。“稍微活动一下都会弄疼你，”他说，“当我推你肩膀的时候，你有些不愿意，你是受伤了还是老了？”

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这的确是个有意义的问题。显然，福尔摩斯也觉得这两人有权知道如今他们身上背负着什么。

“我两周前受伤了。还有点疼。”

阿里深深地叹了口气，重新回到火堆旁，但是这个回答似